

有人认为是“文化”,有人觉得是“垃圾”

街头涂鸦在中国

本报记者 乔欣

如今,走在一些城市的街头,色彩跳跃、形状怪异的涂鸦经常会不经意跃入眼帘。从个别年轻人偷偷摸摸地“创作”,到一些城市的管理部门主动将它引入社区,涂鸦,这种原本边缘的“表达”形式逐渐被公众熟悉。然而,关于它的争议却日益激烈:有人认为是,这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表达,为城市增添了色彩,应该支持;也有人认为,涂鸦多在公共场合出现,是将个人表达强加给了公众,应该禁止。

“地下活动”

平日常在广东一家汽车维修厂工作的小李,是位涂鸦爱好者,每当完成一幅“作品”,他就会在落款处签上自己的代号“ME22”。如今,ME22已经在当地涂鸦圈儿里小有名气。他所讲述的自己近些年的涂鸦经历,可以看作这一群体现实状况的一个缩影。

据ME22讲述,他所参与的涂鸦社团,成员年龄介于15到30岁之间——事实上,涂鸦爱好者往往都比较年轻。涂鸦成员都有正式职业,涂鸦是他们的一项业余爱好。他们之所以喜爱涂鸦,是希望将自己的所感所想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给公众,虽然不一定得到理解、欣赏和赞同,但是对他们而言表达本身就是目的。

ME22说,“创作”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若是白天公然在人流穿梭的街头涂鸦,会被城管或巡警驱赶甚至拘押,他已被曾有过的被巡警处罚的经历。于是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夜



重庆市黄桷坪涂鸦艺术街上的涂鸦

间时段进行“创作”,而地点则会是老旧建筑外墙,一方面这里受管制的程度相对宽松,作品不会被迅速销毁;另一方面,作为创作者,他们认为老旧斑驳的外墙与这种新潮的创作形式相互作用会产生出更加艺术的效果。此外,他们还会选择地下通道等相对隐蔽又不乏人群往来之处。ME22的话道出了城市涂鸦目前因为没有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同而处于一种近乎地下活动的尴尬境地。

“待遇”迥异

涂鸦于上个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尽管争议不断,却以整体向外扩散的趋势一路传播到全球很多国际化大城市。美籍华人学者、画家刘建一指出,伴随着快速的经济全球化步伐,街头涂鸦已成

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运动和艺术现象。

如今,无论是在美国纽约还是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街头涂鸦都在逐渐成为一个富有创意的文化符号。

即使是涂鸦爱好者,也鲜有人能够清楚说出它是在哪一年传入我国的。比较能够得到认同的一种笼统说法是,上世纪末,涂鸦开始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里,如今则是分布得更加广泛。

不过,在不同的城市,涂鸦遭遇的对待却可谓迥异。目前,国内大多数涂鸦作品依然被当做城市小广告对待,而涂鸦者则会被城市管理者以乱涂乱画有损城市形象为由进行驱逐和处罚。在城市艺术区内,涂鸦则能得到宽容对待。

在这方面,重庆九龙坡区算是一个例外。他们打造的黄桷坪涂鸦艺术街,将涂鸦引入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黄桷坪涂鸦艺术街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辖区,街区里的涂鸦全长1.25千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最大的涂鸦作品。涂鸦所在的杨九路是黄桷坪辖区内一条老街,街道两旁居

民楼、店铺鳞次栉比,上世纪60年代的老楼与近十几年的摩登新舍交错,但整体呈现出陈旧的气息。重庆市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改变破旧城市面貌为由,委托四川美术学院以涂鸦方式对其进行改造,据称,这项改造还被列入2007年重庆市创意产业一号工程。在方案正式确定的150天后,人们在街区的37栋临街建筑上看到了色彩丰富、形态各异的涂鸦。有些是看得出形态的表情生动夸张的动物,有些则是不易理解的抽象图案。

主动引导

黄桷坪涂鸦艺术街上的涂鸦是创作者与街边商户、居民商议后最终确定下的图案,与以往表达不满、发泄情绪、控诉社会等题材的涂鸦相比已经积极向上许多。不过,即使是在政府引导下进行的“创作”,人们对涂鸦作品依然褒贬不一。有住户表示,改造完工后的涂鸦街,比想象的漂亮、整洁。他们对于意境良好的涂鸦基本能够接受,认为它既可以为单调的建筑增色,也可以渲染艺术氛围,好歹比大街上胡乱张贴的小广告美观些。也有人表示,这样突兀的视觉效果让人心理上难以接受,从前那个因市井而自然亲切的黄桷坪消失了。此外,有人认为,每个人的观念有所不同,没必要拿到公共场合强加给人欣赏。

刘建一认为,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艺术形式,街头涂鸦具有传统和现代绘画、壁画、漫画、书法、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成分和功能。活泼、随意、灵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街头涂鸦作品嵌入于公共空间中,给世界各国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独特的元素。

有业内人士认为,涂鸦的出现以及广泛传播,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内在的规律。尽管它们的出现,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但是,作为一种创意,只要增加对它们的主动引导,就不不仅可以提升这些墙上作品的技艺水准,优化其内容和表达形式,而且也完全可以让这种“创作”形式为城市增添人气和名气。

而对其进行打压。但是也有相当数目的人认为城市涂鸦看起来虽然有些零乱,仔细观察却总会发现其中的趣味,它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年轻人的艺术激情与创意,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真实性格,通过涂鸦形式进行意识形态表达,是独具特色的艺术创作。

对于涂鸦,只要增加对它们的主动引导,就不不仅可以提升这些墙上作品的技艺水准,优化其内容和表达形式,而且也完全可以让这种“创作”形式为城市增添人气和名气。

城市话语

“最严格制度”彰显文化自觉

赵畅

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是城市发展历程的文化结晶,是城市发展轨迹的展示载体,它们经历了岁月的冲刷,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它告诉人们:城市就是在人们追求美好、向往幸福中走向文明的。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总工程师俞斯佳,近日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海在快速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以‘最严格’的制度悉心保护着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目前上海共有1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6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632处、2138栋市优秀历史建筑。此外,上海确立了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为27平方公里。在12个风貌区内,共有144条道路和街巷受到严格保护。俞斯佳说“这些道路的红线永不拓宽,而且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尺度都要保持历史原貌,哪怕是行道树等道路空间的组成部分也受到保护。”

城市和文化永远是一对孪生姐妹。世界上著名的城市,都

有其独特而鲜明的文化形象,就如说起古罗马,人们会想起那里的竞技场和帝国文化,这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结果。虽说建筑是城市文化的外在表现形态,其中承载的文化价值才是城市的精神内核,但是如果连外在的表现形态都消失了,城市的精神内核又将如何传承?在法国巴黎,凯旋门西延长线上新建的拉德芳斯,虽然集合了现代建筑和国际500强企业,但至今仍受市民嘲笑,认为是“一个除了雕塑没有任何一件老物件的没什么文化而异常冰冷的地方”。

不知一些城市管理者在决策时想到过没有,当自己大笔一挥,令一大片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夷为平地的时候,自己已经站到了历史文化的被告席上;当自己的政绩簿上记满所谓的“城市建设”业绩时,自己已经欠下一大笔历史文化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博专家罗雨林曾开出一条长长的“清单”——广州近两年遭破坏的19处文物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其实,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岂止这一地?城市管理者应该对此进行反思。

历史文化为我们与后世子孙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是吸引人才和资本的环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制止历史文化遗产被随意侵袭、任意破坏的行为,需要呼唤“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因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才能为城市文化遗产筑起固若金汤的保护罩;只有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才能防止城市管理者在GDP崇拜中乱拍脑袋;只有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才能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

上海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觉,是城市管理者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只有城市管理者真正把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风貌制定的“最严格”的制度才具备了行之有效的前提。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理财师、品酒师、宠物美容师等一大批新兴职业诞生了,传统的“三百六十行”已经不足以涵盖职业的方方面面。这些新职业不仅为择业者提供了更宽广的职业选择和发展空间,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图为杭州一家电脑动画有限公司的一位动画设计师在工作。 新华社记者 黄深钢 摄

桂林大力保护抗日战争遗址

据新华社消息 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旁边的工地上,几辆大型机械紧张施工,正在建

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陈列厅综合楼,目的是使这一著名的抗战遗址得到更好的保护。

桂林加大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的保护只是桂林大力保护抗日战争遗址的一个缩影。桂林的抗战文化遗存非常丰富,近年来在对抗战遗址整合的基础上,桂林

不断加大投入,增加保护力度。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桂林办事处、南方局桂林办事处、新四军驻桂林通讯处于一身,是“三位一体”的中国共产党设在南方国统区的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馆长、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芳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和桂林40多家大中小学形成了共建

单位,每年吸引了10余万人次的青少年前来参观。

桂林市文化局介绍,近年来,桂林市先后投入近千万元,对社会上强烈关注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救亡日报》社旧址等抗战文化遗存进行了维护、维修。对当年在“西南剧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前后投入了几百万,重新修旧如旧。桂林还与《救亡日报》旧址的使用单位协商,拟对此处桂林抗战文化出版机构遗存进行抢救性维修,维修项目年底可望落

实。(王军伟)

相关链接

涂鸦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源于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 Zone),这是纽约最穷的街区,当时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年轻人喜欢在街区的墙面上胡乱涂画各自帮派的符号以占据地盘。后来,一些非帮派画家认为在墙上作画是很好的创意,于是搬开了帮派意识,逐渐形成了城市涂鸦。

于是,涂鸦(Graffiti)这个来自希腊文“书写”与意大利文“刮痕”的俚语成了一个艺术名词。涂鸦的内容包括文字、卡通人物、政治口号,乃至宗教与神怪形象。随后这种创作形式传播开来。

从出现之日起,关于城市涂鸦的争议就从未中断过。因为其植根于社会底层的贫

民区,这里聚集着一群被视为社会问题人群的失学、失业青年,他们最早进行涂鸦创作,多涉及反对种族歧视等揭批社会问题的内容,表现形式上也常常大胆出位。于是一部分民众认为这些涂鸦内容黑暗、形式放肆,从而对其产生排斥心理。政府方面也认为城市涂鸦内容涉及敏感问题

而对其进行打压。但是也有相当数目的人认为城市涂鸦看起来虽然有些零乱,仔细观察却总会发现其中的趣味,它们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年轻人的艺术激情与创意,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真实性格,通过涂鸦形式进行意识形态表达,是独具特色的艺术创作。

老街故事

成都锦里古街沿袭了明清时期川西古镇的建筑风貌,街道遍砌青石,两边青堂瓦舍随街蜿蜒,传统茶馆、客栈、酒楼、戏台与现代酒吧、咖啡厅交相融汇,成为成都市一处浪漫的休闲之地。黄昏时分,高高低低的红灯笼依次亮起,照亮了古街穿越千年的三国风情,也照出了热情纯朴的川西民风。

锦里的前世今生

在成都历史上,“锦里”原本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街区,其雏形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据史料记载,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筑都江堰之后,成都平原成为鱼米之乡,蚕桑业和织锦业便从那时逐渐兴盛起来。

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战资从蜀锦中来。“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教令》),于是,锦江岸边,浪戏排排濯锦妹;成都城上,日照行行晒绢姑。府河微澜,不彰而流;锦里丝织,不胫而走。曾在两汉时期就名闻遐迩的益州贡品——蜀锦,成为蜀相诸葛亮恢复生产、抵御外敌的经济支撑。

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夷里桥南岸……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江,织濯锦其中则鲜明,他江则不好,故命名‘锦里’



蜀风古韵锦里街

元小欣



蜀风古韵满锦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四川作为三足鼎立中的一“足”,却没有一部关于“三国”的影视作品是在四川取景。其实早在1990年,孙道临、王扶林等著名导演想要拍摄电影版《三国》时就曾到四川考察过,但最后因为能用的实景太

少而不得不另选他处。

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秘书长沈伯俊认为,忠、义、智、仁、勇,这些典型的三国文化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但三国时期不到百年的历史太过短暂,留下的实物经不起近两千年历史的涤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此,三国文化的弘扬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物质载体,锦里

古街便是其中之一。

古街南北走向,两旁店铺为明清川西古镇风格。飞檐翘角的小亭、青砖砌成的门洞、图案祥瑞的砖雕、粗朴厚实的碗碟,无不营造出小街古香古色的历史氛围。身穿汉服的售货员叫卖着三国人物脸谱等纪念品,就连刘备的“草鞋”和诸葛亮的“羽毛扇”也摆在摊位上待

价而沽。

大戏台是锦里古街上最高、最宏大的建筑,一层架空为步行街通道,顶部为中国宫殿重檐歇山顶风格。二层的戏台偶尔上演《群英会》、《孔明吊孝》等经典川剧三国戏。描眉画眼、衣袂飘飘,演员在戏台上唱起历史的过往,高腔一拔,才子佳人,王侯将相……

《诸葛亮传》中“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的“损益连弩”是诸葛亮晚年发明的一种一次能发射十支箭的连弩,因体积、重量偏大,多用于防守城池和营寨。这种冷兵器时代的“机关枪”在锦里古街得到传承和发扬,一家叫做“诸葛连弩”的射击店引来很多年轻人一试身手,三国时期的军事思想随之流转。

“张飞牛肉”店里居然真有一个张飞打扮的汉子,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相传刘关张三桃园结义时曾大摆宴席,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而且是一名烹饪高手,他卤制的牛肉面黑心红,味美可口,得到两位兄的一致称赞,便有后人借用“张飞牛肉”的名号来推广自己的牛肉制品。

川西民俗活色生香

锦里古街的生活是“巴适”的。茶坊、餐厅、咖啡厅、酒吧一应俱全,夜幕刚刚降临,老板们便张罗着将木制的桌椅摆在门口。

年轻人三五成群,或饮酒、或品茶、或吸着浓浓的咖啡,过滤掉都市生活的烦恼,轻轻柔柔地诉说着自己的心事。

相对于本地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更容易被街道旁的民俗展示所吸引。蜀锦织造、面塑泥人、吹糖人、勾勾针、糖画、蛋壳画、木刻画等,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每完成一件作品都会引来围观者的一阵叫好。

有人说“吃在中国,味在成都”,锦里好吃街足以让所有美食爱好者为之疯狂。短短百米的小巷里汇集了各种四川特色小吃:肥肠粉、三大炮、担担面、糖油果子、锅盔、钵钵鸡……

其中,三大炮的制作过程最具表演性:一张木板上,摆着12个铜盆,两两相叠。一个身强体壮的汉子,从锅里扯出一把糯米糍粑,分摘三坨,被依次抖出来。三坨糍粑从木板上弹跳而过,木板带动相叠的铜盆发出“砰、砰、砰”三声响,如炮声然。跃进黄豆面簸箕里的三个糍粑团拣为一盘,浇上红糖,撒上芝麻,即为四川名吃“三大炮”了。

锦上添花、里藏乾坤的锦里古街是闲适的、家常的、草根的。任何一个游客,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心神疲惫,只要走进古街,都会被扑面而来的川西民风熏醉。丢掉行囊,泡一杯花茶,吃一碗张飞牛肉面,便融入了周围的闲适与欢腾。